

向下方牵拉十二指肠，手术者劈开胰腺头部，即可在胰腺后方找到肠系膜上静脉的根部，剪开其前壁，插入自制门静脉插管，深度 2~3 cm，以防止插入过深到门静脉分支，并且结扎脾静脉。加扎固定后，开始灌注。（不同时期所用灌注液体不同，第一阶段腹主动脉灌注肾宝 HCA，门静脉灌注 UW 液；第二阶段腹主动脉灌注肾宝 HCA，门静脉灌注 HCA + UW 液；第三阶段腹主动脉灌注 HCA + UW 液，门静脉灌注 HCA + UW 液；第四阶段腹主动脉灌注 HTK 或加 UW 液，门静脉灌注 HTK 或加 UW 液。）

**1.2.4 灌洗胆道：**腹主动脉和门静脉开始灌注后，剪开胆囊，用纱布垫子将胆汁尽量挤净，在胆总管远断端插入输液器管，插入深度约 3 cm，缝扎固定后开始灌洗常温生理盐水。

**1.2.5 器官切取：**依次切断肝圆韧带、镰状韧带，沿冠状韧带在膈肌附着处，向两侧剪开膈肌，在心包处剪开肝上流出道，并进一步向左侧剪开左三角韧带和左冠状韧带，向右侧剪开右三角韧带和右冠状韧带。进一步向下切开下腔静脉右侧的后腹膜，将右肾和右肾上腺分开，游离下腔静脉左侧缘，在左肾静脉上方切断。将胃小网膜沿胃壁切断。进一步游离胰头断端，切断门静脉，在其左侧找到肠系膜上动脉，在其根部 4~5 cm 处切断，将其锐性分离至腹主动脉，沿肠系膜上动脉根部将腹主动脉切断，游离胰腺下缘在胰体部切断胰腺，将胰腺向左侧翻起，在其上方切断腹主动脉。此时，肝脏已经完全游离，将其移出腹腔放至无菌盆内继续用保存液灌注，最后将肝脏和保存液放至双层塑料袋 0~4 ℃低温保存。

**1.2.6 供肝修剪：**此过程在手术室无菌冰盆内进行。修剪时，供肝全部放置在保存液中，剪除膈肌，结扎 2~3 支的膈静脉，结扎右肾上腺静脉以及腰静脉，结扎门静脉属支，自胃十二肠动脉断端开始解剖游离肝动脉，向肝门部游离到胃十二肠动脉到肝固有动脉入口处，进一步向远端游离，解剖出肝总动脉、腹腔干、胃左动脉、脾动脉。在解剖过程中注意有无来源于胃左动脉的替代或副肝左动脉分支，并注意有无发自肠系膜上动脉的替代或副右肝动脉。解剖游离胆总管至胰腺上缘，最后结

扎切除肝门部多余的淋巴脂肪结缔组织。

## 2 结 果

本组 437 例供肝无 1 例原发肝脏无功能发生，但 67 例患者发生轻重不同的胆道损伤并发症，临床表现为胆汁内持续有絮状物存在，或伴有反复发作的胆系感染，化验肝功早期表现为转肽酶和碱性磷酸酶的持续升高，严重者后期则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胆管炎，胆红素呈进行性升高；T 管造影均显示肝内外胆管充盈缺损、虫蚀样改变或呈枯树枝样改变。其中 3 例患者行二次肝移植治愈，其他患者行胆道引流和胆道镜治疗治愈或好转。在不同时期热、冷缺血时间无明显差异，但不同阶段胆道并发症不同，第一阶段 UW 液（13/65）组胆道并发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 HCA + UW 液（4/72）组， $P < 0.05$ 。第三阶段胆道发病率低于第二阶段，但统计学差异不明显。第四阶段近期内胆管内絮状物少见，但时间短，尚需要进一步临床观察。

## 3 讨 论

目前肝移植已经成为终末期肝病的常规治疗手段，但各种原因导致的胆道并发症仍高，本组为 15.5% 与文献报道<sup>[4]</sup>相符合。

目前肝移植手术后胆道并发症尚无统一的分类，大多数文献将其分为：吻合口狭窄和非吻合口狭窄，前者常与手术因素、局部缺血、拔 T 管后吻合口疤痕痉挛等有关，临床多表现为手术后早期腹痛、发烧、黄疸等，影像学检查如 B 超、T 管造影等容易明确诊断；后者发病时间晚，发病时间多集中在手术后 23.6~34.2 周<sup>[3]</sup>，其发病原因多由于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，慢性排异反应，巨细胞病毒感染，肝动脉血栓形成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术后复发等。前者预后佳，多数通过非手术方法如内镜技术，经皮气囊扩张术等治愈，少数通过手术如原胆道吻合口切除，改胆道端端吻合为胆肠吻合等方法治愈；而后者非手术疗法欠佳，部分患者需要行二次移植或死于该并发症。目前热、冷缺血对肝脏移植术后胆道造成的损伤已经达成共识，但作者认为除冷热缺血外，快速原位灌注（包括胆道灌注）、快速切取以及修剪与肝移植后胆道损伤并发症明显相关。

HCA + UW 液组胆道并发症明显少于 UW 液